

二
鍊汎下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

則吾必在汝上矣。

適體總發

辛酉王澤著

大賢不仕權門，詞婉而意決矣。夫閔子非不欲仕，特不仕季氏耳。
觀其辭費宰之使，婉言謝之，復直言決之。閔子誠倜乎遠哉！且自
政在大夫以來，一時人才半歸私室。至私室爲陪臣所制，於是謂
○氣○齊○成○議○論○然○廢
才智不足以馭之，思得一德行之士以坐鎮其間，不知以才智顯
者宰一色，而有餘業，不免爲私室。用以德行著者，宰一世而無不
足，終不屑爲私室臣。其詞婉，其意决，而其不屈身以仕權門之心，
數○虛○又○清○與
至今猶隱隱若揭日。聖門有閔子德行士也。迹其從遊泗水閣閣

內歛公卿大夫從未有知而用之者。則閔子之爲人。其必不係念。
富貴擾心利達可知矣。何季氏竟以使爲費宰。特聞蓋權臣圖治。
凌空作勢筆力超拔。私每多延攬。以收俊傑。而猶恐少年浮動者。不足以饜人心。於是急擇一老成諳練之儒。而樹人本思樹黨。而吾儒持身之介。不肯苟且以就功名。然特患惠然肯來者。又欲迫之使起。於是預設爲曠懷高蹈之計。而避地宛若避人。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汝之上。洵吁且樂其室。則邈其人。則遠矣。嘻。閔子之不仕季氏。詞何婉意。何決也。吾乃爲季氏責焉。臣進苞苴。文馬饋之。君甘出走巢鴟。歌之曠覽。二百四十年時事。幾莫能挽矣。使季氏明以人事。君

之義薦大賢於公朝。將獻一策而籌國政。墮都出甲。察其謀定一
計而保民生。履故增賦。祛其弊。一變至道詎不足以救敝而起衰。
乃不使之仕公家。而欲使之治私邑。徒令賢才淪落。而生飄然遠
引之思。斯誠堪爲浩嘆也。音流一堵列。繫濶高風。衡泌亮節。古今有同情耳。秉
國鈞者。尙其憬然知悟哉。自爲閔子嘉焉。南蒯據邑。大患難弭。公
山不軌內釁。曰生蒿目。一十有二公轉移。正賴得人。日假令閔子。
興得時。則駕之恩代世卿。而出治將本。孝行以獻。計謀何至歌雍。細葛葉點不苟爲炳炳
病娘。舞彷彿。廣德修以資碩畫。何患盜玉竊弓。一邑雖微。豈不可以宣猷。
而布化。乃彼則薦升致意。此則肥遯興恩。自歎過合。非人轉而動。

逃名域外之想斯真不持出處也。冉有踰溝仲由出門造詣未足。
比其附權門者盍亦凜然體此意也哉。

前二比遺題面後二比摹題神。渾融大意雅健雄深。
慷慨而設機。旺神流。後二比光見筆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王曰予有亂臣十人。神注下文

浙江阮福昌
己未

論王臣而上溯帝臣可並紀其有矣夫舜之臣先武王而有之五人十人記者迨得尙論之旨而先並列之與且千古非常之人必以遙字據題識解備待千古非常之遇遇不能無升降而賡歌與戲定殊時遇不必判後先而帝佐與王臣繼美湖中天之喜起實以徵昭代之人文千載一時落落者庶堪屈指數矣原評持提次節跌角首節昔魯論有取乎泰誓之辭以見尚論者別有會心也爰本先經起義之條爲援古證今之例大書而特書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壇修河雒而還天日之瞻紹以星

非苟爲炳恨根

神江難字盛空出奇

一

雲之頌列市廷者類能熙帝之載初不僅陶回尙及足襄濬哲之謨矣雖禹之益稷有成書而司徒獨闕然教先親遜無非績佐平成有五人以契合臣鄰而四佐不必錄乎義五紀不必承乎晦是舜以前未之有也瞽聾風雷而後師錫之雅繼以異受之文膺天命者兼受佐命之勲初不因箕領逃名少阻垂裳之化矣故教養士虞皆食報而牧上猶殷知端集三朝自見道隆千古有五人以輝煌治術而遜荒不必求諸野胥靡不必訪諸岩是舜以後未之有也是知尙論者誠別有會心也夫勲華之世指讓相承及天罰

過快一束氣聚神圖

簡錄精嘗

舉行或不免蹈厲發揚之意端拱之朝風雲自契若人心未附轉

不勝招徠。鼓舞之情觀泰誓之辭。知舜以來絕無而僅有者。當在
武王時矣。起○筆○筆○筆○城○八百國同心而誓。亞將籩籠。豈獨無勝代之名。賢乃抱
器。有大師而宿衛未膺。其選載圖。有向華而裸將。未悉其儀。推之。精○妙○
東海就封。西山養志。皆武所欲有而不能者。數終以十固。若有斬
之者也。徇於師。則仗鉞秉虔。助於廟。則牽牲贊采。王若曰。予唯以
據而有之者。自忻遇合。而岐山鍾王氣。早已壯其觀。于十年卜世。神氣○蒙遷○
之先十五。王造士惟殷。棫樸蕡蕡。我豈獨少。匡時之良佐。乃二虢講○講○
之先。十五王造士。惟殷。棫樸蕡蕡。我豈獨少。匡時之良佐。乃二虢會○會○
邀顧。問有懿親。而生不逢時。五叔或歛無官。有母弟而憂同小腆。三傳○生○
推之。嘗子相師。辛甲納諫。皆武所願有而不得者。數盈乎十。乃不

續編

1

卷之二十一
論
商有縱之者也。兎之置則思國土。麟之趾則詠家人。王若曰。予惟以集而有之者。自慶。遭逢而牧野。振軍聲。特顯播其文於同德。同心之眾。然則紀舜之五臣爲亂臣。十人紀也。紀亂臣十人爲孔子。苟論紀也。覩周之盛者能無神往。唐虞之際乎。

書理是論。周自當以武王爲主。記者因聖人有唐虞之際二語。故特書舜有臣五人一節。若一味平鋪縱使沈博典麗。未免主客不分。文以截得。貴議論精到。詞旨深醞允推合作。心花怒發。壯采奇情。字裡行間。俱挾飛鳴之勢。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神注下文

浙江俞拜建
己未

並記帝王之臣其有非偶然矣夫繼治需臣定亂亦需臣五十人舜武遂獨有千古矣其有豈偶然哉且古今之治亂帝王之升降天爲之也天生一聖人又曰上平正中體有道出力量以承帝運天更生數聖人以共襄帝運而天下治天生一聖人以啟王業天更生數聖人以共成王業而天下未治者亦治世之降也其君創非常之功其臣極未有之奇氣卷序真君臣之遭際閱千載而一遇曠百世而相感而後運可帝亦可氣足力足王世可治不可亂稽古有虞仲維昭考賈哉弗可及已則且仰舜

之臣而考其數則且因武之臣而述其言。七友野人耳而不得謂之臣。四岳世官耳而不必驚。其有若五人之熙續亮工者實分注乎水火工虞之職而鑾龍不得與英皇不必助也。記者特追憶以書之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三恪我客也。雖有而不比於臣二叔同氣也。雖臣而無益於有。若十人之一心一德者且超出乎疏附奔奏之班而兄弟無非心腹師相可作股肱也。記者東拜手以述之曰。予有亂臣十人。蓋嘗綜其時勢而計之。或謂彼著鍾毓之靈。一士動關氣運似也。乃中古得天獨厚而何以五人之外不聞再降英華興朝受命方隆而何以十人之後不聞更生奇傑。遇遷

夷山青

旁直陪

正拍

子

平百載止此五人十人者後先相望於往古今來之會若有減一
人不得增一人不能者而舜則僅以五人聞也武則僅以十人聞
予補五線目述其事
也此不可解也或謂造物精華有限不能多所贏餉似也乃舜之
時端拱無爲而五人中何不少斬其藏留以待後來之宏濟武之
時規植大定而十人中何不少儲其用徐以俟繼起之贊襄落落
前此照難字立論此比照盛字立論
千餘年偏有此五人十人者後先相接於年湮代遠之餘若有合
之不得分之不能者而舜則獨有此五人也武則獨有此十人也
抑注下文仍用反說
此不可解者也假令受終初定櫻契爲洗耳之逃牧野告成望散
起拂衣之念舜與武亦無如何耳而何幸五人十人之輝映兩朝

者先平舜者不能奪。後平武者不能繼也。而人遂以此爲舜武幸
今卽蒲坂云。遇莫覩賡歌之盛。鎬京已邈。徒昭丈册之光。舜與武
至今不再平。而猶覽五人十人之赫奕。千載者。舜之後。祇一武。武
之先祇一舜也。而人更以此爲舜武奇。信乎其盛也。誠哉其難也。

官止神行。筆下時有清氣。往來非腦滿腸肥者比。

一眼窺定。不飭立論。只幅間俱有絳雲在霄。卷舒自如氣潤

柴也愚參也魯暮寫也字

接脩作

王所以定題

會記孫慶咸元

愚魯亦韋道之資聖人將進狷者以中行焉夫柴與參皆由狷以進於中行者也而原其質之所偏則一愚一魯其一載道之資平習夫子論陪人大方仁而取木訥是明主意論士而取信果大抵皆不得中行而降格以求也乃舉及門之狷者而進之曰道貴乎能守脫穀者多失之則厚重尚焉道貴乎能誠明敏者或踰之則敦篤尚焉二三子無以天資未優爲病也毋抱質以遊焉斯可矣蓋論聖人體道之宏一脉合式生而能知安而能行無自署之聰明亦無自苦之詣力此質之純乎天者也天固不可及也論吾儒造道之極立而能權信而能悟

無拘迂之氣習。并無艱滯之心思。此質之幾於化者也。化亦不可。
爲也。吾於柴也。雖不敢遽以達節期之。猶冀其不鄰於墨守也。夫
至理本無盡藏。膠焉則不入名教。自多藥地執焉。則鮮通柴而愚
是柴之質也。吾於參也。雖不敢遽以通方責之。猶冀其不流於拘
墟也。夫通微斯能作睿神。而明之存乎人深造。自可逢原優而柔
之。俟其至參而曾是參之質也。然而其質未可厚非也。彼夫自詡
明通而誕肆。或爲人心之害矣。自矜款悟。而隱怪反滋。吾道之憂
矣。不有愚者。閑檢何存。不有曾者。任肩易寄。是固由兩間醇厚粹
精之氣所散。而給焉者也。而柴也。得之爲眞實。無妄之體。足以振

○如今題今出落極又也。老子神情。

點法

亦活
引來去爲用。舊字作陪。以覓。自詡。明敏。反不。如愚。曾。此說。暢舊之好處。

靡而式浮參也得之爲艱苦卓絕之行足以廉頑而立懦然而其質焉可深恃也假令自是其愚將古訓亦爲堅僻之患矣自安於曾將儒術反貽迂濶之譏矣惟學有以破愚忠孝不流爲畸節惟道有以變魯宏毅乃號爲通儒是所賴半生補偏救敝之功以匡言之有味而翼焉者也而柴也含章可貞將明足以察幾而測臻於光大參也自強不息將健足以致決而直造於精微大道之行三代之英吾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柴也參也安得以天質未優爲病乎毋抱質以遊焉斯進於中行不遠矣

宅制安章局章嫻雅

躁釋考平志和音雅

絕不倒寫一筆善能體會兩也字神吻尤妙在不說壞處魯周酌盡善之文堪爲羣英冠冕